

畿輔通志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五十三 列女一 周至元

謹案古列女事蹟無多以朝代爲綱而府縣以次暗敘其分府者自元始分縣者自明始

周

趙括母秦與趙兵相拒長平秦數敗趙軍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

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史記趙奢傳

王仁妻秦羅敷邯鄲人仁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

桑歌以自明其志趙王乃止

崔豹古今注

聖姑姓郝氏字女君者宿相傳周末時本郡節政通元里會

渴村人也父名義母張氏世業農年踰四十無子夫妻常禱
於神不越歲生女君焉既長性貞淑及笄父母欲嫁之女君
日無昆季備養一旦適人反貽其憂堅辭不允其父疽發背
醫莫能效女君憂惶每夕致禱於北辰之下時復吮其穢惡
或勸之曰若是恐有害於汝女君曰願父病愈以身代之甯
是之避耶未幾果愈於是鄉人歎曰非孝感神明而然乎厥
後父母俱以壽終罄家資以營葬合葬於村之右廬於墓側
卒哭而後歸衆皆哀而敬之

安平縣志

漢封孝感聖姑厯唐宋屢

著靈異元至正間南平州帥趙澄增廓廟基每歲三月香火

雲集

明崔良貴聖姑祠記略

宋王秋澗題聖姑廟壁喜遷

鶯詞汀洲蘋滿記翠籠采采相將鄰媛蒼渚煙生金支

光燭

人坐霧綃鮫館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

但清溪

如鏡野花留靨情曉驚變現身後神功緣就吳蠶

蘭漢女

菱歌湘妃瑤瑟春到倚雲層殿彤車載花一邑醉盡

碧垞清宴

故山晚歎流年一笑人間飛電李運長題聖姑

廟念奴嬌詞安邑城隈見高臺古殿巍峩百尺傳是仙姑龕
女廟周代雙全孝節困解蕭王鋒摧逆孽再起中興業感神
昭報龍跳會賜題額遙想光武當年奇踪異蹟此事堪稱
特眼底興亡千點淚灑向灰飛煙滅香火猶存英靈何處長
使勞追憶風幡日暮空教殘雪浮白

謹案寰宇記載女君與鄰女樵采澁水之間鄰女見車馬
自水中出近女君忽不見人謂女君仙於水府矣立祠祀
之後漢更始之亂光武爲蕭王北巡定冀趙中山地爲王
郎窘迫走經博陵抵會渚村人馬渴甚有女行道上肩荷
桶二以水至前衆爭飲之女棄桶負杖走時從百餘騎皆
飲足而水不竭視女不知所在衆以爲神及出祠下見聖
姑像與女肖前杖在焉王大驚後卽位乃賜以孝感聖姑
之號重爲立廟以報之

漢

雋不疑母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前漢書本傳

君子謂不

疑母能以仁教

續列女傳

驛卒張布妻某氏失其姓光武徇河北時爲王郎所追夜宿永定驛驛卒將殺之以應王郎其妻識光武非常人也載諸車而逃之懼布責己攜其女投城南濠中死

定州志

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新莽待以殊禮號曰義成

夫人

安平縣志

後漢

崔實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爲五原太守母劉氏有母儀淑

德博覽書傳初實在五原嘗訓以臨民之政實之善政母有

其助焉

後漢書
崔實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初舉孝廉遷遼西太守遣使迎
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寇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
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
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雖當萬死
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
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殞母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之

封歛侯

後漢書
趙苞傳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
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
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
心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嫂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子永中興初
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甯復識挽鹿車
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後漢書列

女傳參南
皮縣志

魯義姑不知何代人昔有盜至義姑避難而奔盜見之問曰
媼何負長而攜幼對曰所負者吾姪所攜者吾子也盜嘉之
曰吾不可犯義姑里師遂北去盜僭稱王鄉人遂名其地爲

駕迴北云

臨城縣志

謹案此與列女傳所載魯義姑情節相似而名事實殊據

云盜則非齊師可知而不明言爲何盜但云僭稱王則類如草寇又可知如謂卽魯國之義姑此乃訛傳則臨之與魯遙不相涉安知此之稱魯非其姓氏耶因其事與昔之魯義姑相同而又姓魯遂亦號之曰魯義姑耶前明萬厯二十五年臨城縣令程鵬搏重修縣志記此條云此與古之魯義姑當別爲一事舊志載之必有自來但不能徵實耳今查臨城縣治西南十五里有村名駕迴北又縣治東二十里有村名古魯營再東八里卽柏鄉界而今之臨城古房子地也考之史漢淮陽王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擁卜者王郎稱帝於邯鄲二年大司馬劉秀發兵擊中山元氏房子皆下所謂王郎稱帝者其殆卽盜僭稱王者乎而趙國正在房子之北其亦卽駕迴北所由名乎若古魯

營亦殆卽義姑之所居乎爰依縣志采錄增之漢末以備
參考

三國

清河王經冀州名士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
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
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乃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

經世語始經爲郡守母謂之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

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從竟坐高貴鄉公事被誅三國志夏侯尚傳

方經被收時辭母母顏色不變慨然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

不止汝者恐不得所也以此畢命何恨之有漢晉春秋

許允字士宗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魏略允爲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亟出謂

日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
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書視
之乃釋遣出允之出爲北鎮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
禍見於此何免之有阮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
入意桓範勸之入允入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
新婦所乏惟容土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土有百
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
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
走入告阮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歎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
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察之若才藝
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祇率胸
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

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

鑑而輸賢婦之智也

魏氏春秋參高陽縣志

晉

石崇渤海南皮人爲征虜將軍嘗寘別館在河南之金谷有

愛姬綠珠美而豔善吹笛

案舊唐書音樂志云綠珠善舞以明君曲教之而自製新歌

孫

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捕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

自投於樓下而死

晉書石苞傳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縣人也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

火燒甲仗都盡

晉書劉遐傳

趙至母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值緹氏令初到官時
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
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牛聲投
業而泣師怪而問之至曰我小不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師甚異之

晉書趙至傳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

案康熙志雍正志皆云冀州人

家世以儒學稱

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章義謂之曰吾
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
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
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
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養護
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事符

堅爲太常堅常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既
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初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
見太常卿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業得周官章義今年
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
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
君賜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晉書列女傳

齊

鮮于文宗漁陽人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
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南史蕭叡明傳

梁

張緬車騎將軍宏策子范陽方城人也爲武陵太守緬母劉
氏以父歿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

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累歲所蓄一朝而盡

梁書張緬傳

後魏

盧道虔妻元氏道虔范陽涿郡人

魏書

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

道德經道虔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

鄴洛鼎歧記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鄉人太守李叔肩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鄉里父卒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甯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

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輓號踊遂卒有

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謂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

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屬義遠若不加旌異無以勸

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盧李二門

以愜風俗

魏書列女傳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以事伏

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

經旬凶問果至一慟而絕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

其義高而名不著乃爲之詩

魏書列女傳 高允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

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

宗挺生淑媛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宏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遽止一幕率我初冠眷彼弱

笄形由體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形蹟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響良嬪同感發於夢想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
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
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茫茫中野翳翳孤邱葛生冥冢荆
棘四周理苟不寐神必俱
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傳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入侍

後宮幽后表啟悉其辭也

魏書列女傳

高謙之渤海蓼人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

受業常誠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

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魏書高謙之傳

刁遵妻高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子整普泰中爲滄冀瀛

三州刺史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崔光崔亮皆經高允

接待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整子冲高撫養尤篤冲免喪

後便志學他方高雖涕泣愛憐資聽其往卒成名儒祖母之

教居多

魏書刁仲傳
參滄州志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然

後食焉

魏書甄琛傳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革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蒙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穉子襁褓顧當以身少慰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